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周立勳勒卣參閱

馮恭定奏疏

疏 馮從吾

請修朝政疏 修舉朝政

馮恭定生平講學造次不離讀此見忠愛之旨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于北矣竊見 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奏章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

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思用臣言爲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郊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于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爲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

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爲患也小而易理。人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爲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己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遝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從必朝講一日不聽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

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門下、咸欲一覩其淸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于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于窈窕之娛而宴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須敕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爲眞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

時倦于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況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于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

覩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于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覩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欽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于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

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

高忠憲公奏疏

疏　　高攀龍

破格用人疏　防奴用人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賊奴長驅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邊口係無疎虞與否、不可測也、西虜係無乘虛與否、不可測也、而我所備之者、泛泛然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實事、則有株待危亡而已、非常時豈得守尋常之格、臣以為宜

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豪傑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嚐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士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在外總督之任于京師開府行事與部院名位相並職事相通庶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其修舉庶務不至支用各部擔延日月近奉旨練兵教射之董應舉薦奉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此要務也夫守京

師，非獨有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當其有不測者，頗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選以善地，別選異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事則率兵勤王。此要務也。守禦之道，以人心為本，民不知義，見難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少，嘯起搶劫，不可守也，奸細伏匿，乘危倡亂，不可守也。治之之法，無踰條明，諸臣既詳言之，　皇上既申明之矣，然行之存乎其人，責府縣行不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暇也，當專任一人行一

事巷至戸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擇其良善精擇壯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善繼可任也臣嘗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真寔任事須以本部郎中帶御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並與府縣職事相攝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著也國家之事束縛于格套分岐于意見掣奪于議論所從來矣雖以

公意在爲國得人何嘗從門戶起見

聖明之朝無事而不可爲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爲者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夫復何辭伏望 皇上行臣之言

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糾劾貪汙御史疏　淮揚巡方

自呈秀求翻案而內外合謀清流之禍大矣卒至投身賣国貪人敗類何所不至耶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姑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旨回道詑。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秀之貪汙者。强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詐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

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于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荐也、呈秀甫離地方、而監臣樊尚燝按臣劉大綬、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荐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旨提問矣、是賄而荐之寔証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是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賂其易輿。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賂其易輿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摇山撼岳之威。祇供其鬻貨攫金之用。而壟閭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止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皇上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者

有四、一珠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磚解也一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於官竪、官竪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奈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綱給之。使解官有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於輦轂之下也。曰是有生苴、終無所逭其責。民則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曰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民柰何。曰解官有轄。民有

控。何病。曰主者爲誰。曰上富户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户上下于何知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小冊差等富户。參伍咨訪。周知四境以稽糧役。黠解户。不消於臨事。不欺於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不善於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犂。牛未必憊一犂駕十羊。羊斃而犂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毫厘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衆擎易舉可也。我所謂

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必幾上户爲主。必其三年無糧長等項重役者。仍量其所費若干。與貼户若干。貼户出錢。至者辦解。物具而差官解。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即令候缺小吏。窮困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餽官。官出力以惠民。官民兩利。計莫善于此也。曰費之多寡。何以知之。曰此須細詢。令經役而熟于事者。詳開某件時價若干。工價若何。此可以知解户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幾何。到京某費若何。此以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户務在多與

貼而不困其力。解官務合多與帑而不苦于行。使上下相便而可久也。每見往時民解既易官解。官解旋復民解者。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綱儉而官稱厲也當其議官解時。民不勝客即令徵盐於解官而不能平及其復民解時。民又不勝苦。即欲厚輸於解官而不可得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固在上之人力特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終不可行。則金花亦屬官解。經收亦屬宦官何以人爭求之。至今居間爲也。則以金花解綱最饒故也。曰官解既久。宦豎知解綱饒。獨不

需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間矣。解官有官差可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丐。以宦豎及各衙門吏胥視之。則雞肋也。孰與富民。先儒有言。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耳。抑愚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南、江南獨出七府、宮闈百官胥食之、民出財力輦輸以供國家者、獨當海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關津復稅之何耶、今民貿易米麥關津亦不加稅、豈貢賦之米反當稅耶、或曰非稅糧稅私貨耳、此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

亦有定額。所帶幾何。而不使勞民自潤乎。此聖王（私貨有禁恐重滯難行也固不當禁但不可明言耳）之必以聽而不禁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于民者無涯。斂禍於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解糧之最苦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桐城方以智密之　叅閱

左宮保奏疏

疏

左光斗

題爲急救遼東饑寒事疏　運糧給布

題爲急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不可殫述、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一百萬兩、

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元嗣初政發帑百萬）奴酋之膽而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將來之刻期撲滅先着全在于此（其神謨偉度卓然弘遠使臨御數年奴不足滅）固知聖算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畧揭報称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里斛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兵而在無餉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共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

之罪。每名約爲六兩。於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糧。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蓋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及數月。逃必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惹截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

逆水遲不宜陸運

運餉本色宜

有獲再行區處昨巡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羅形大類病鵠非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轉盼隆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騾趕車剝皮剝骨之役亦量加賑恤庶挾纊之惠適當投水之則而裹革之忠卽

在蓋帷之內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酋殘極驕極、近又餓極、勢不得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可以待驕且殘、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熊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旣溫且飽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下戸部、令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接濟啼飢、再發帑金二十

萬兩置買花布用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矣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疏

屯田 水利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聖明申飭當事着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事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闕下閒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奴此其職已方今東事正典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

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備、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于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

京畿水田疏自徐尚寶而

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河南以北。荒原

後則推少係此篇矣

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豈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蓄旱與澇者唯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于此使上之不爲慼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過見莞蒲魚鱉蜃蛤之

竭。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欽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狐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二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行之以為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

一帶多所開濬淺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為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

滔即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即東南地高水（南方水不易得北方掘地即見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特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閘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即如涂陽一河

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于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啓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貲。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支河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槩種秔稻。恐不素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

宜。宜粱宜菽，宜薏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灌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價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做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做如法可以注水不

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若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

徐文定公有此議惜不果

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

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白鏹而齎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倚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于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丁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蟻集而來徙豪實塞實用此意則

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與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衙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于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個個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稽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

卽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者。竊與冉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同游惰之軍。不任（或謂行不肯將者如）擾組。是不然。近見出關穀觕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近見他安插遼人勸之擇地不肯落業于應募者）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兵盡逃入又與內地不同故也）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

知其必恍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于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為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為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疲于養兵而不耕兵又恥于為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

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粟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復乞 明天子照臨于上賢公

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酌議妥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徂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罪辦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主張、逆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頻

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
運矣

題為議開屯學疏　開屯學

謹題為地方興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訓武備事臣待罪屯牧因攷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學則有興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梁敝笱之思而使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積頃者　皇上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董應舉經營屯捕概發帑金

十萬兩、聽其便宜、仰見我 皇上留心稼穡、邠風七
月之咏、無時少輟于懷、事苟可行、且不惜發帑爲之、
況乎不必發帑、而有可以佐屯者乎、據天津兵備副
使王弘祖詳前事、內稱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蒙
提督學政監察御史左光斗、批據河間府屯田水利
通判盧觀象、呈前事、內稱國家之至不美者。鬻爵納
粟之途也、而人爭爲之不諱、國家之至美者、力田文
學之科也、而人率迂而不爲、有道于此、無鬻爵納粟
之名、而可兼力田文學之實、則今日之屯學是也。屯

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耕且讀且射肄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業益進而不已土益闢而功多即就田之入餼之庠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于未艾作法月廣教訓歲深即不盡為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禦侮之材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學便查永平薊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況借之以

開屯乎。聞地方生儒、接踵于耜、因天因地因人、似亦不容已者、目前區畫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題行繳、隨該本道看得該廳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雅詩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朱紫陽曰、士出于農、而工賈不與焉、管仲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火耕水耨者、與

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可乎本道以爲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瀛海屯田儒學請欽頒學記一顆則事有歸若而人知向往若夫作半眞半假之事處若信若疑之間體輕而不尊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矣況乎美利之源旣關于農人庠序之設何靳于髦士今將該廳條議各款逐一備細參酌覆議外伏候具題明文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稍通更加騎射申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一百畝使自

耕之每畝收租稻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慣水田暫令耕水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入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二試逕送本院卷面明書屯字號文理一視文童資質可進者

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試者。該廳造册遞送。相應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如衛學。其廩。卽以所種田收之入。照文學例廩之。前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二等補增。廩增之額。應照衛學。立學之初。廩數難盈。出貢以食廩二十年爲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月糧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卽以田所入給之。一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應定中額。

是在上裁，非職所敢議也。前件，本道覆議得科舉應試，斷應取其一二，以示鼓舞。數之多寡，未可懸定。以至中額，尤未可輕議。一屯學武生，遇武科之年，俱候職廳逕送本道，免其府試。旣中之後，如再加墾水田，聽屯院咨部給劄聽用。前件，本道覆議得武舉之年，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該廳造冊逕送本道，亦與文試相倣。相應准從。中式後加墾水田另議。一南北遠方，有非河間人，而願入屯學占籍，准令收試入學附籍。屯庄比照本地人，或加種數畝，以免地方占

籍之異前件本道覆議得為屯田而開學人之南北非所拘也加稞以苦遠人斷斷不可人既種田即為土著河間之人萬不以冒籍啓爭也一立屯學設官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動官帑尺寸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即令一官攝理亦不必更添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動于公帑則事無不舉目前刱立廟學所費不貲恐難時詘而舉盈既借官師亦應暫借衙學俟十年後建宮設官未為晩耳以上七款俱簡要可見諸施行者倘諸生借

此搆棨意氣漸驕遁負耟額荒蕪田土者除黜名外仍加究治勿謂今日不道及也等因到臣臣惟寓教于養者帝王之所以易世寓兵于農者地水之所以為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為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遂巡兩年未敢具題盍一試于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于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不准算而

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莫。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路看。我彌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蝦擧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穫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愼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于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至遝訴。且

此法一立實爲萬世永利惜奉行者無實心而漸至荒蕪不舉

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籍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既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穀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

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齎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偽公行，半鎰顆粒未入太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庄六百畝，秋穫三（久荒之後，地力有餘，故其多收如此）千石，以示民榜樣耳。（不足爲准，不然則丈裁寬于江南也）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雇覓，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

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項妖賊為梗白掃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尚方之供亦可整飭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衆即為干城橫槊之儒即為露布通人于所已倦而轉人于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常過窮鄉小邑文學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領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

入籍者。同以擲管備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靳焉。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為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為士。而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蓋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黜亦憑文藝也。學官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

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為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血心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聽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御史馬鳴起據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聽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刱始卒難就緒若使屯學興而屯田按畝微臣收籍應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既添設十寺院歲發帑

遼東每科試額中五人

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俞允，結今秋滌場之局，而開來春于耜之端，屯政幸甚，士子幸甚。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疏　　眞順廣大武學

此疏實于近行　明旨也今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兵備按察使詹爾，詳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大名府知府趙琦，詳前事，內稱文武並用，經國之常，況射爲六藝之一，古人每于祀享陰習之，即國初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輕武，遂

置弧矢于不講、今三韓之土宇淪棄、黔蜀之黠驁鴟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于草澤、而未有應、孰若畜禦侮于庠序、而或得備、今蒙本院嵩目憂時、加意作士、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衿、咸能破的、而纖嫺閑、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弧而兼挽強者、不患無進取之路、惟力能貫葉、巧可穿楊、而修辭未工者、棄之不無可惜、如虛擲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為浮薄者所譏、故不如分之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林

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弄柔翰以襲輕綏之風恥距躍而無飈突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韜畧而繙聲悅者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貢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㕘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覆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教紈袴胄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跅弛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傳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郡郡拔而上之監司監

司拔而上之臺。使入穀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臺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即于其中彙送應試。如諸生科舉之例。其殊彩異能。屢試優等者。獎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時汰斥之。如諸生優劣之例。遇學臺按臨。願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兒其彙考。如樂舞生例。而稍為優之。其肄業令各就教塲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訓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闢其登進之途。使有

所嚮慕而思奮亘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具。致妨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也。行之無斁將見決拾之儔與繳弁之倫齊驅並駕皆得以自樹于功名。而武不爲細矣。人知有武則凡倜儻驍捷負俗使氣之輩。不難俛首于上。所磨礪以鳴劍登壇自詭以躍冶觸藩自媿而武不爲厲矣。事平生聚教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守。武且不俟張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以衞父兄實戶扼以固堂奧祀彼驅役號召功政相萬耳。鄉紳之議

如是其言甚悉而亦鑿鑿可行即本府原籍滇中州縣亦有武生皆附于儒學其進退黜陟皆畧比于文士如議中言況恒南神京外戶其人慷慨而矜勇古記之矣茲者憲臺以習射收試武童一時人數者既二十二人而挽强命中者咸思磨勵自見豈宜一行輒罷似當題著爲令以貯多材學不必另設即庠序而是官不必另設即師儒而是大都以能射爲主射而頗習制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畧者急收之即不工辭章而技絕人勇出衆者亦間收之要必取之有

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不啓徼倖之路待之有禮始足示風厲之權兼之以文始足洗椎魯之恥如是而干城腹心之士有不矜奮以期效用者未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今之詞章取士豈盡古里選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起家卽唐之郭汾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葢上之所向下之所趨方今撫髀而歎之人歌風而思猛士誠闢其途以招之豈無嚮風而應者哉緣冉照會到司呈詳本院蒙批據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薊宻永河諸例可倣急當舉

行以順輿情順廣二府事體相同一并議妥以便具
題繳蒙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爲比例比郡請立武學
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竊照經邦用文戡亂用武葢
綦重矣自古作士有薪槱之典于邁有烝徒之楫文
武葢不相離矣是以我朝作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
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教授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
三郡亦各有武學葢以畿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
不可弁髦學宮爲將相發軔之初紘綱不可畸廢其
每歲學院發送武學作養者未易縷指數獨念順永

保河固為近水樓臺貢順廣大亦是股肱良郡其拱衛神京等重也其士之歡鷹揚而舉于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北郡稍能引弓者皆得列衿裾易頭角南郡射能穿楊破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況今奴酋猖獗之後人人欲為請纓其自中山以南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慷慨之士其鬪國讐而奮臂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兼以閱武多士響應操弓反勝操觚藉令與北郡武學諸生所能于甘蠅飛衛之

之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南郡之士獨使之散處于草野上之人亦與有責焉昔寇恂為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為加意士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移書講肄矣維是武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俱立武學即武學猝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月前習射之士即有武學亦不能另設職官姑以儒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帝畿之神氣未必無少補焉又據廣平

府呈爲請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數載不一歲試卽試亦不過衡文尺幅寸晷程一日之工拙定六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矢爲何物矧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府艱槩復古制于操觚之外敎之以射于餘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詩書子弟識上意指聞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竭懸弧之力爲飲羽之奏矣此而審括彼亦決拾穿楊百步者將不乏人而挽強命中者且肩相摩也乎千墨子那無能仰京學涯涘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

二三十人、善騎射者、又四五十人、此數十人者、向非弄柔翰而思附青雲者耶、遠弃之宮牆之外、恐拂嚮進之初心、驟混之章縫之例、又啓僥倖之後進、惟是文不工七襄而力能挽五石者、上不難以武之名進之學能講六韜而技又能洞七札者、上又不止以武之途闢之、如是無武學之名、而有武學之實、非儒士之質而有儒士之用、誠一時之便計、而千載之良規也、合無比照大名府議、附武生于儒學、而以教官董之、月有試、歲有程、一切優免禮待、得比京武學諸生

例庶人人奮吞胡之志而國家收登壇之實效矣各緣由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于一而後乃分矣文以俎豆擯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也然文以禮樂飾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今天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宋室之聲容何以異三韓弗靖竟皺額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就有如今日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土戒切衣袽下車未衡文先較射賡錄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上聞著爲令一時控弦矯矢者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請萁

壯圖也。第當此兵荒交窘、內外交訌之秋、而驟議創建。寧惟事不暇及、實亦力莫能支。莫若以廣厲之心、行通融之法。學附之文庠、不必更設之學也。官督以師儒、不必更設之官也。演武之場、肄射之圃、藉爲訓練之區、不必更立之所也。略文而右射、所爲激厲而拔擢之者、一如諸生例、則待以國士、有不以國士報者、豈人情哉。或者曰、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其途原分、而學奚以合、是不然。古者寓兵于農、以內政寄軍令、以敦說司折衝、比比而是

今獨不可以文庠當武庠師儒作武傳乎而況游武技于文壆之林左陶右淑日漸月摩有飛揚之氣而無詭竊之習有輕緩之風而無椎魯之態咫尺自樹已有足觀又況進之拾級以登之得當一面則讓如公孫仁如國華雅如武穆詎肯知不權與于今日也哉則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壯國衛者也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等。

祖制良有深意即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歲申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

知了相沿已久。惟真順廣大四府。則虛無人焉。八郡之內。偏枯若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武腹裏重文。非上斷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為耳。今時不為不岌岌矣。職待罪學政。倣會典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弧矢而決拾。除文理平通者。職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弃。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職之初心。定欲合有用之文。為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

生之實。而斬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
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强武邑衡水報稱擒獲妖
賊。多係生童。職已檄行分別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
此舉。合無比照順永保河事例。每遇考試。職親試之。
儒童能中五矢以上。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
衣巾。復其身。即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
深。其能文者徑送縣試。武科年分。即就此中起送。既
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薊密等
處武生。容職于巡行時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

武成共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郭子儀興于武舉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王瀚聖將參閱

楊忠烈公集

疏　楊漣

慎擇近侍以輔元良疏　擇近侍

頃該臣術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矯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

否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市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于太平、麟祉紹休、將庇我于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開鶴禁宏開、經筵肄砭、凡妙簡宮僚、以資啓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惧一傅之不勝衆咻也、今縱宮坊得人

而或禁近不攙竊恐藐祗勤于三接情終移于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辟之狎昵遊衍之開陳何如燕閒之淩濊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遵而道導之以戲渝馳驅在冲齡尤易巽于心矧追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閒迎机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瑱久則沃水于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習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愼擇使忠直知理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譞巧狠戾者得以雜進焉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

詳時必

已見其端矣

之職僕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
特論絕不近情
古者就傳于外庭後世養尊于深宮卑之無甚高論
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蔓而知陰生覩
盆氷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謀始寧彼無感而慨之
誚不顧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
乞 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糾參逆璫疏

參逆璫

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
其在內庭祗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

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攺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隳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刼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　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　先帝

于在天謹摽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遂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前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

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講
賍。政事之堂。幾成閙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
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
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璟。冢
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
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
封以　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
急于剪巳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晉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歟　聖母者之人。而意綢繆終加嫌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扉而逼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

陪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被椿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宰揆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

弄不測之机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荐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觧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

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巳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

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嬌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

護持孤危威刼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廕胥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

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拂漢築愁築怨歛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譜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

扳階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術借曰禁平人閱稅也良卿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倭占牧地細與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擊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華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于

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憸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于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

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錯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燄得矣而國脉則何可祟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縣日之手于綠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觀皇上為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

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投遞打網。片語違惟，則駕帖立下。至近日之下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曾閣知，不理閣揆，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

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節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 皇上亦見近日

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

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代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

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　皇上果眞有此事。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忠賢之罪又皆此輩爲之也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攸附

枝葉或依託門墻或寄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衺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舜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官中

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奏章之上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驅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　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閔不畏死更甚之

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危及今不
爲早治臣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
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而如此毒心辣手
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
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
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
差池臣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
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
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

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于忠賢狠子野心不可糾繩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追侍舊人。容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 皇上策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侍内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群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聖諭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蔑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　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内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惧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血誠卽賜施行

書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責壞盡世間

不多有用人要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纏盡今世界已被此兩種相仍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特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片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輩哉并弟漫語台翁當不以弟此語爲漫遊陽之事未必奴眞阿骨打界竟是應者失着總之不得人揀將練兵出奇制勝但取兵滿官滿挨奴之自爲安慶緒不求我之爲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

淹淹纏纏好歹聽其自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索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腹此處一容潰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台速之一字眞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東西二事者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亦須止借之爲用而不以之爲主而我之爲主者又不只在一兵多專主愼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而土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

以輕存乎其主之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爲合與强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東事不可緩然且講支持西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燃在鬚眉開手眼停劄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場捷生機法若待救西江及全靠外人與止人衆挨擠都非勝着此事斷非翁台收拾不可即以淮南與揚州兵往亦當無濟耳（當時只欲益兵下游東故至激變乎重慶以沚揚援蜀亦猶是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